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0.04.018

音“清”为美

——陆机音乐美学思想系列研究之二

刘亚男
(西华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陆机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存在尚“清”倾向。这种音“清”为美思想的产生,主要受音乐审美的历史传统与魏晋文人尚“清”的时代风尚的影响。音乐之“清”的美学蕴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音色的清亮,情感的清悲,品格的清雅,意境的清真。

【关键词】陆机音乐美学思想;清;清亮;清悲;清雅;清真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76-03

陆机(261-303)是西晋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也是一位提出了不少新见的美学思想家。陆机诗文中有很多涉乐文字,蕴含了非常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由于音乐在陆机的著作中多不是主要对象,所以文学研究者对陆机的音乐美学思想未予充分重视。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涉乐文字夹杂于文学作品中,也难以引起音乐研究者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陆机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研究,既可丰富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的内容,也可深化人们对陆机思想的全面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在陆机的美学思想中,尚“清”是一个突出的倾向。《文赋》一文中,“清”字共出现七处。首处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1]1,《文选》李善注把“清芬”释为“清美芬芳之德”[2]240,可见这里的“清”是一个道德审美概念。除此以外的六处,均作为文章的审美概念来使用。“箴顿挫而清壮”[1]2乃论文体;“藻思绮合,清丽千眠”[1]3、“或沿浊而更清”[1]4论辞意之美;“或清虚以婉约”[1]4论文词之简洁;“含清唱而靡应”[1]3、“同朱弦之清汜”[1]4,则用音乐之“清”来比喻文章之“清”。其中“清丽”一词将“清”与“丽”结合,更显示了陆机对“清”的偏爱和倡导。我们知道,魏晋以来文章日重藻饰,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2]720的主张,突出文学创作中的“丽”字。陆机继承了曹丕的重“丽”思想,但在“丽”前加了一个“清”字,遂成“清丽”。陆机增加这个“清”字,当然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他的尚“清”意识的理论表现。陆机不只在理论文章中用“清”,他的诗作也爱用“清”字,《日出东南隅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浚房出清颜”、“惠心清且闲”、“方驾扬清尘”、“清川含藻影”、“悲歌吐清响”、“浮景映清湍”[1]68-69,短短一篇诗歌之中,“清”字六出,分别用来形容人的容颜、性情、飞尘、流水和歌声,十分罕见。“清”在陆机著作中出现的频率之高,陆机对“清”偏爱的程度之深,在此之前实无二人。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陆机著作中的“清”字,远远超出了文学审美的范围,涉及到人的德行、容貌、性情以及自然事物、音乐艺术等领域,说明陆机的思想中有一个整体的“清”美观。

与其整体“清”美观相一致,陆机在音乐审美上也有很突出的尚“清”倾向。他的诗文中,与音乐相联的“清”字所在多见,如:

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拟城东一何高诗》)[1]60

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日出东南隅行》)[1]69

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前缓声歌》)[1]71

名讴激清唱,榜人纵棹歌。(《棹歌行》)[1]89

适清响以定奏,期要妙于丰会。(《鼓吹赋》)[1]153

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文赋》)[1]3

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文赋》)[1]4

合清商以绝节,挥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叹,咏易水之清角。……灵晷潜,祖颜退,羽觞升,清琴厉。(《七徵》)[1]103

清商激宇,蟋蟀吟棂。(《晋刘处士参妻王氏夫人诔》)[1]123

“惠音清且悲”,将“清”与“惠”相联,惠音即好音、美音。“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清响”与“幽兰”同列,亦可见“清响”之美。

一

陆机音乐上以“清”为美的思想的产生,大致受到历史传统与时代风尚两个方面的影响。

在陆机之前的音乐审美传统中,早有尚“清”意识存在。“清”字的本义为水清,与“澂”(澄)互训。《说文·水部》:“清,朖也。澂水之貌。”又曰:“澂,清

收稿日期:2010-07-12
作者简介:刘亚男(1978-),女,四川广安人,讲师,音乐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及音乐美学研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也。”[3]550先秦时期，人们便以清浊区分音乐的清亮或低沉，如《荀子·荣辱》云“耳辨音声清浊”[4]63，《荀子·正名》又云“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4]416。这种情况下的“清”与“浊”，还只关系到对声音的技术分析。但在音乐审美的领域，“清”字也被广泛地运用。如《荀子·乐论》云“歌清尽”[4]383，这是形容歌声的清亮婉转尽致；《荀子·法行》云“其声清扬而远闻”[4]536，这是赞美玉声的清亮悠扬，借以比喻有德君子的声名远播。《韩非子·十过》记载师旷与晋平公论乐的故事，有对“清商”、“清徵”、“清角”三曲的具体描写，这是关于“清商”、“清徵”、“清角”的最早记载，也是直接以“清”字名乐的最早记载。“清”字在音乐中的使用，是其本义在审美上由视觉效果向听觉效果的拓展与转换，人们由清泉的流动声联想到了音乐和歌声，并以“清商”、“清徵”、“清角”命名乐调和乐曲，这说明“清”字已作为音乐美的代称，进入了艺术审美的领域之中。汉代张衡《西京赋》云：“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蜎蛇”[2]48，已经非常明确地用“清”形容歌声之美妙。而在汉末，诗文中大量出现“清商”一词，如仲长统《乐志论》：“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5]1644；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2]410；曹丕《燕歌行》：“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2]391；曹植《七启》：“动朱唇，发清商”[2]391。以上所举这些“清商”究竟是确指“清商”调类的音乐还是泛指美妙的乐曲已经不能确定，但它无疑已经指向内涵更为笼统的“妙曲”，在事实上逐渐成为了美妙乐歌的代称，其调类因素几乎不再被强调。说明“清”在音乐审美中作为一个重要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陆机出身江东大族，“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6]864，显见在思想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侵染，因此受到音乐审美传统尚“清”意识的影响在所难免。不过在陆机之前，总的来说，音乐尚“清”意识存在但并不突出，直到陆机才相当集中地提到“清”，出现非常强烈的尚“清”审美自觉。自此后，用“清”来描述和品评文学与音乐就越来越流行、越普遍。

陆机生活的魏晋玄学时代，“清谈”是文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喜庆、宴饮、郊游及平时交往等活动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清谈”的文化中，“清”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藻、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方面，“清”也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审美概念。比如见于《世说新语·赏誉》、《品藻》两篇的“清”即有31例之多，构成的词有“清通”、“清直”、“清远”、“清流”、“清畅”、“清婉”等20多个。魏晋士人以“清”为美，在当时的美学观当中，“清”实处于核心的位置。“清”是玄学精神的审美呈现，是对“浊”的升华，是对俗的超越，是对清秀淡约之美的追求。《世说新语·赏誉》篇刘孝标注引《文士传》称陆机“清厉有风格”[7]243-244，可见陆机是深得“清”风的。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身沐“清”风的陆机在思想上形成了整体“清”美观。因此，他在音乐上以“清”为美，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关于“清”的音乐美学意涵，陆机没有具体的阐释，但是可以从他的诗文以及魏晋时期士人所崇尚的“清”趣上去体会。

“清”首先应该包含的是“清”在音乐上被使用时的原初意义。前文说过，先秦时期人们即以“清”“浊”来区分音调的高低，“清”指高音，高音的音色特征是清亮朗畅，明晰省净，这是由“清”的本义水清引申而来的。陆机《七征》云：“合清商以绝节，挥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叹，咏易水之清角。”前两句似出曲高和寡之典。宋玉《对楚王问》云：“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2]628后两句用的是“易水送别”典故。《史记·刺客列传》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8]2534《七徵》中的“清商”、“清角”，陆机用来作为悲妙之乐的代称。这里的“清”，其音乐美学蕴含当是用的原初意义，反映的是音色上的清亮之美。

悲怨也是“清”音的常见蕴含。张衡《东京赋》云：“阴池幽流，玄泉冽清。”[2]55可见“清”在其本义上就和凄冽联系在一起。而当人们说起清秋时，想到的也多是秋天的凄清萧瑟景象。自此引申，“清”音之中遂有悲怨的意涵。陆机《拟城东一何高》云“惠音清且悲”，《日出东南隅行》云“悲歌吐清响”，这两处“清”都与“悲”相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9]141，所表现的也是这种“清”中含“怨”的内涵。悲怨是“清”在情感上的特点。

“清”中还包含着清雅的意味。《文赋》云：“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1]4这段话讲的是文章和音乐“雅而不艳”的毛病，原因在于“清虚”、“清汜”过度。反过来说，只要“清”的程度恰到好处，不过滥、不伤艳，那么这文章和音乐就符

(C)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合“雅”的标准。以此可见，“清”是构成“雅”的要素，“雅”是“清”的趣味归宿，二者相合即形成“清雅”之调。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又云“悲歌吐清响，雅舞播幽兰”，清响悲歌与雅舞同处一个场合和层次，雅趣自是“清”的题中应有之义。陆机笔下或“清”直接与“琴”相联，“羽觞升，清琴厉”(《七徵》)；或“清”音出自琴声，“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拟城东一何高诗》)；或是琴与歌相伴，“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前缓声歌》)。琴是古代文人手中的雅器，其声有超凡绝俗的雅趣，也是魏晋文人清虚高蹈情怀的象征和寄托。说到底，它代表着一种清淡素朴的古雅之美。清雅是“清”在品格上的归依。

崇尚清真天然的美，是魏晋时代的重要的美学规范，也是魏晋士人审美的基本价值取向，在艺术方面同样如此。陆机《前缓声歌》云“洪崖发清歌”，《棹歌行》云“名讴激清唱，榜人纵棹歌”，“清歌”、“清唱”、“棹歌”都是不假修饰的天然之声。同时代的左思《招隐诗》亦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2]310，这里追求更是自然山水所发的清音。宗白华先生认为“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10]可以说，清真自然是“清”在意境上的追求。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震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5]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史记(第2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0]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艺境(第3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Purity is the Beauty of Music

——Second Study in the Series of Lu Ji's Musical Aesthetic Idea

LIU Ya-nan

(Music Schoo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Abstract: There is a tendency on value of purity in Lu Ji's musical aesthetic idea. This kind of purity,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music aesthetic and literati's time fashion of purity value system in Wei and Jin periods, is the origin of aesthetic idea. The aesthetics of music purity is roughly consist of four aspects: clear in timbre, melancholy in emotion, elegant in character and true in artistic conception.

Key words: Lu Ji's Musical Aesthetic Idea; Purity; Clear; Melancholy; Elegant; True

(责任编辑：张俊之)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